

加拿大五個家庭領養中國女孩，16年後他們怎麼樣了？



2022-08-28 據 CBC 報導：從中國領養的孩子成為了加拿大幾個家庭之間的紐帶，開始了長達十多年的友情，更是親情……腳趾間的沙子，溫柔的海浪沖刷着你的雙腿，有時能感到一陣陣寒意——這些都是許多來到愛德華王子島的遊客所熟悉的感受。但是，對於一個家庭來說，這些感受已經成爲一個 15 年的傳統，幫助他們團結起來。

“沙子和水 - 我喜歡海浪的聲音，你甚至可以在晚上睡覺的時候聽到它。”奧利維亞 - 麥肯錫說，她是一個 15 歲的女孩，從中國被收養。跟她一樣的還有四個年紀相仿的女孩。由於他們在同一時間從同一地方被收養，5 個家庭十幾年來每年都會相聚，繼續他們的友誼和親情。

五個家庭中的大多數人都住在新斯科舍省。每年夏天，他們都會去卑詩省或者愛德華王子島，一起度過一段時光，並回顧他們從中國到現在的漫長旅程。

這些家庭的女兒們自稱爲“姐妹會”，儘管她們沒有血緣關係。

在卑詩省的聚會不僅吸引了五個核心家庭，而且還吸引了來自卑詩省的親密朋友加入他們

這個大家庭。
“我們之間的姐妹情誼，與其他不同的，我們沒有血緣關係，沒有住在一起，但我們有同樣的連結，就像你與你的其他兄弟姐妹一樣，”艾娃 - 安德西克說。

一個特殊的時刻
夏洛特、艾娃、塞迪、艾米麗和奧利維亞從出生開始都被安置在中國廣西桂平的桂平社會福利院。

這些加拿大父母在 2004 年通過哈利法克斯的同一個領養機構相遇。他們一起參加會議，以瞭解領養過程將如何運作。

在會議之外，他們也一直在保持着聯繫。

“我們都想認識對方，”瑪麗亞 - 卡蒂說。“那年夏天我們一起去露營，鞏固了我們的友誼和我們想保持聯繫的想法。”

兩年後，他們將在中國見到他們的女兒，漫長的等待中，他們也從朋友變成了家人。

“在那兩年的時間里，我們成爲了最好的朋友，這是我們選擇的家庭，”領養媽媽之一的莉安 - 安德西克說。

2006 年，這些父母來到南寧的酒店 - 一個距離桂平以西 200 多公里的城市 - 終於看到了他們的新女兒。

“那是一個有點瘋狂的場面，所有人都急切地等待他們的孩子，”卡蒂說。“這也是一個特殊



的時刻。”
在“那個房間里，看到她的朋友們各自擁抱他們 11 個月大的女兒並落淚時，安德烈西克知道，即使都回到加拿大以後，他們也不能把女兒們分開。

她說：“我們花了很長時間才找到對方，現在我們在一起了。對我們來說，父母間建立的友誼遠遠超出了朋友的範疇。”
就這樣，他們開始了他們的傳統。2008 年，他們去了愛德華王子島，去卡蒂丈夫的家庭別墅，進行了一次特別的聚會。他們像家人一樣一直在那裏

從聯邦大橋向西北方向驅車 15 分鐘，沿着切爾頓海灘行走，姐妹們笑着說，她們和家人都想拍一張跳海灘的照片。
這比看起來更難，但這就是她們在一起時的氛圍。
艾娃說：“我們一年到頭都很忙，夏天就是大家可以

常緊密的關係，更像是一個親密的家庭。我們做所有和普通姐妹一樣的事情。我們分享衣服和化妝品，我們不斷地在網上或通過電話聊天，找機會見面。”

“他們是你可以去尋求幫助和依靠的人。”艾娃說。

“在你沮喪的時候，在你興奮的時候，他們都會在你身邊。”

“我們會一直保持這種聯繫”

小屋里有許多紀念品，追溯着這段姐妹情誼的故事：孩子們戴着《綠山牆的安妮》中標誌性的小辮子的框架照片；一個收集海玻璃的大花瓶，里面裝得滿滿的；何塞 - 查維斯的一段話被釘在女兒們的照片旁邊，當時她們還沒有柵欄杆高。還有小女兒們從小到大的照片：

這段話是這樣寫的：“對她來說，海洋不僅僅是一個夢想，而是一個她需要找到自己的地方”。

小屋不僅僅是一個度假勝地。當他們在一起時，它就是一個家。

“我們一起長大，之後也會有上大學，結婚，但所有這些里程碑，我們都將一起分享。我們肯定會繼續保持聯繫，”奧利維亞說。

“我們從小到現在留下了許多回憶，我們不會失去這種聯繫。”



到美國，一定明白：你能給美國帶來什麼？美國看上了你什麼？

想“潤”到美國，一定要想明白：你能給美國帶來什麼？美國看上了你什麼？否則就是階層跌落的快車道！

我看有移居美國的華人大 V，正在抱怨天熱在美國買不起空調、開電扇心疼電費。我無法核算真偽，畢竟現在“貴慘”好像是流量密碼。

我是駐美記者，最近我頂着悶熱的“秋老虎”採訪，確實夠熱！但我有一個涼爽溫馨的小屋可以回，也不必過度關注美國通脹導致我電費漲價——電費是漲了，我新聞上也報過，但總不至於開不起空調吧？

別人生活我不瞭解，不亂評價。但我在美國的生活就是如此，換個地當新聞民工嘛，生活質量跟在中國差不多。

沒空調，就裝一個唄，哪怕只在臥室弄個小的——這對有能力移美的中產，不算“何不食肉糜”吧？

能移美的大 V，在國內時階層肯定比我高，至少不會買不起空調。我搜某寶，最便宜的冷暖空調 799 塊。好點兩三千，送貨上門免費安裝。

這就說到開頭說的：想移民或移居美國（不一定入籍），一定要想清楚，你能給美國帶來什麼？

我做駐美記者經常想：單位是花了外匯派我來的，那是 14 億人的血汗錢，我早晨一睜眼，就已欠下一筆外匯，那我今天的工作，夠彌補我今天造成的外匯損失嗎？如果哪天大家覺得錢花我身上賠了，就會要求給我斷供，那我怎麼辦？我一個

新聞打工人都如此，自主選擇移美的人，尤其是削尖腦袋入美籍的，不搞清楚你能給美國帶來什麼，就牛哄哄地舉着“自由”大旗來了，當然會掉坑里，跌落階層！

【中國移民群，分有錢人、打工人、公知三類。咱不談愛國，只談利益，我也要提醒後兩者三思！】

1、【有錢人：美國需要你的錢！但小心政客耍流氓】

如果你是中國企業家，赴美投資、創造就業，不涉美國“國家安全”，不是從中國卷款跑路，那只要生意做好了，生活也會好，美國人會比較尊重，畢竟跟錢沒仇。

比如曹德旺，就是看上了美國能源便宜、有補貼等利好，赴美設廠（他不算嚴格意義上的移美，就舉個例子），如果他拿在美利潤反哺中國公司，就會讓我們企業增強全球競爭力。哪怕他一分錢不反哺，那至少世界上也多了一些物美價廉的玻璃，也算增量。這就是中美關係互利共贏的本質。

但是也會遇到神經病政客拿你開刀，說你“間諜”之類。我最近就在關注一個案例：一山東民營企業，在美國鳥不拉屎的地方包了一塊地，雇人種地，當地官員特歡迎，畢竟是 GDP 和就業，企業都開工了，結果華盛頓政客發難，說這企業“威脅國家安全”，聯邦地方現在都打起來了，鬧得一地雞毛！回頭我整理好，詳細發。

所以，有錢人赴美移美做生意，在美國趨利

避害，對風險有底線思維，不至於跌落階層——至少，不會用不起空調。

2、【打工人：美國需要你的勞動力！但越來越卷】

比如中國留學生畢業後去美國大廠，或者中國體力工作者到美國刷盤子，雖然二者階層不同，但階級上都屬於無產階級打工人——沒有生產資料，只能出賣勞動力。

但要注意了：如果你是留學生畢業、去美國科技大廠打工，印度人比你更多、更拼、更便宜、更會拍馬屁（他們受西式教育懂西方職場套路），加上一些美國老闆歧視華人，職業天花板很低！搞不好“人職即巔峰”。

如果你去美國刷盤子、收銀、掃地，那“老墨”比你更卷，君不見美墨邊境移民奔流入美不復還——那些拉美裔，來自窮地方，舉家鏈式入美，幹活要價很低。

打工人移美，初期拿國內積蓄買車買房、旅遊看風景，朋友圈挺洋氣，顯得“階層躍升”了。但時間一長，可能被美國“階層鎖死”，跟國內能力相當，但不移美的相比，甚至會相對“階層跌落”。

3、【異見者：美國需要你罵中國！但你一旦離開中國，就會迅速貶值】

在美國，反華的市場更卷！公知那種文鄒鄒的陰陽怪氣、居高臨下“指點江山”，只在中國互聯網有人看，有人反駁，在美國根本吸引不到注意力。

因爲如今美國聽衆太“忙”了：兩黨對罵、美俄對罵、吃肉吃素對罵、各性別群體對罵……已經佔了美國輿論 99% 注意力。相當於手機上抖音、快手、微博，奪走了絕大部分注意力和流量，公知那點拐彎抹角的

陰陽怪氣，充其量只能算個“全能掃描王”，工作需要時才偶爾用一下——僅靠這個賺錢買空調，難！

如果你想僅靠對美受衆評論中國，在美國賺錢，那除非你是真正的中國問題專家，能提出真知灼見（現在在美國很少了），或像“疆獨”“台獨”之類徹底仇視中國的不肖子孫一樣謊話連篇、毫無底線。

有人問：CNN 等美媒在中國天天採訪公知，把他們打扮成中國問題專家，他們也沒什麼真知灼見，就是一直在重複那些反華論調，爲什麼美國有人看？

很簡單：因爲他們身在中國！能從“內部”給美媒帶來最新的“料”，供它抹黑中國；而且他們反華，比“疆獨”“台獨”之流對美國人更有說服力——但注意：這個說服力和可信度，不是他們個人能力，而是他們在中國的身份帶來的。

作爲公知，一旦你真的去了美國，脫離開中國的大環境，沒了國內職務的光環，就會迅速貶值！中國發展變化太快，吃瓜群眾轉移注意力更快，你那點“料”，在美國夠撐一個月嗎？過完一個月，你在美國沒有其他賺錢能力，就算買了空調，拿什麼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這也是爲什麼現在很多公知移美後，噴中國越來越沒底線，可能他們是真的缺錢，在跟其他反華的人卷！相反，移美後說真話，反而很難得。記者韓鵬 - 中國駐美記者

美國夢已經褪色了？問題是：誰的美國？誰的夢？

近年來，美國許多不同陣營、立場迥異的人們似乎都對一件事達成了共識——美國夢褪色了。我身邊很多來美多年的華人也感慨過美國盛世不再。中期選舉進一步放大了人們對“美國夢”的憂慮。

8 月中旬，紐約州長凱西·霍舒爾到訪曼哈頓的唐人街，被問及得克薩斯州用巴士將大批無證移民運送到紐約的問題。她說，紐約將盡全力幫助他們，讓他們站穩腳跟，“這就是美國夢……如果紐約市沒有這麼多華人移民，也不會變得这么好。”

但隨着開學日期臨近，已經有華人開始擔心無證移民子女入學會搶奪原本屬於本學區孩子的教育資源。誠然自由女神基座上刻着的“無家可歸，顛簸流離的人，把他們交給我”的感人詩句是幾個世紀以來美國精神的象徵，但在資源有限的情况下，這種現實的擔憂讓人不禁要問，“美國夢”這個閃爍着誘人光芒的詞指的到底是誰的美國，誰的夢呢？

在大洋的另一邊，經歷了疫情期間的封控和經濟滯緩，許多中國人或許感到“中國夢”的願景開始變得縹緲。而在美國，中期選舉的政治因素進一步放大了人們對“美國夢”的憂慮。時報在最近的一篇報道中指出，“美國夢”在今年的選舉中成了兩黨角力的關鍵詞，很多參選人紛紛宣稱“美國夢”正在消亡，試圖利用選民對美國今不如昔的擔憂和對變革的渴望爲自己增加勝算。

時報報道指出，採用這種策略的大多是共和黨參選人。不過在這篇文章的逾千條評論中，許多對“美國夢”的討論超出了黨派路線。其中一條高贊評論來自一位亞洲移民，當中寫道，“我 1996 年作爲外國研究生來到美國，爲了美國夢留在此地。經過 26 年的努力工作，作爲美國模範

公民，我得出的結論是，美國夢已死。26 年追求美國夢的結果是：負債資產、債務、焦慮、面對寡頭壟斷。我那些留在亞洲、沒有追求美國夢而有着同樣才華的朋友，都已經取得了高淨值，他們在全球經濟創造的新機會中獲得和積累了財富。他們以遊客的身份去美國，生活極盡奢華，像是在對我報以嘲弄。而我，一個公司的奴隸，準備迎接另一個周一的早晨。”另一條評論更簡明扼要：“我的夢想是住在丹麥：育兒假，免費教育，好醫保，沒戰爭。它不在美國。”

這篇報道被保守派批評爲偏向民主黨、散播自由派偏見。但就算不懂美國的兩黨政治，可能也不難看出，從前總統奧巴馬 2007 年競選時提出的“美國夢已遠去”、“重拾美國夢”的誓言，到前總統特朗普 2015 年宣佈參選時拋出的“美國夢已死”、“讓美國再度偉大”的口號，甚至再到大洋彼岸的中國官媒，不同陣營、立場迥異的人們就跟時報報道的評論欄里一樣，似乎都對一件事達成了共識——美國夢褪色了。我身邊很多來美多年的華人也感慨過美國盛世不再。

爲什麼人們會有這樣的印象？抗疫不力、通脹飛漲、飢民增多、從外國戰場上鏖羽而歸、社會

向上流動性減慢，這些都是原因。早在新冠疫情發生前，一組經濟學家就已經通過對稅收記錄和人口普查數據的分析發現，超過 90% 出生於 1940 年的美國人長大後都會比父母收入高，而“80 後”長大後收入超過父母的只有一半。時報觀點作者戴維·萊昂哈特 2016 年曾撰文說，如果將這個比例作爲“美國夢指數”，那么“這個指數是令人擔心的”。

但如果細究“美國夢”這個詞的歷史和演變，收入、財富和社會地位並不是美國夢的全部內容。“美國夢”一詞通過作家詹姆斯·亞當斯 1931 年的著作《美國史詩》逐漸流行開來，亞當斯在書中給它下的定義是：“一個關於每個人都可以在這片土地上活得更美好、更豐富、更寬實的夢。”在此之後的百年中，對不同的人來說，“美國夢”可能是“擁有一間帶柵欄的房子”的物質層面，也可能是自由、相互尊重和機會平等的精神層面。

今年 3 月金融服務公司 Bankrate 的一份問卷調查發現，74% 的美國人認爲擁有房產是富足的最主要象徵，報告說：“擁有房產仍然是美國夢的前沿和核心。”美國企業協會 2019 年發佈的一項民意調查則顯示，超過八成美國人都把“擁有



選擇生活方式的自由”和“家庭美滿”作爲美國夢的核心，而認爲“發家致富”是美國夢核心的人只有 16%。這份民調報告的執筆人之一、莎拉·勞倫斯學院政治學教授薩繆爾·亞伯拉姆斯撰寫了一篇觀點文章，建議人們少關心黨派政治和物質誘惑，更多關注他們自己的社區和生活的自由。

可是在這個已經極度分裂的社會中，人們也不得不面對這樣的問題：誰屬於“自己的社區”，而“自由”又是誰的“自由”？在自己追求“美國夢”的過程中，是應該更寬容還是更排他？

對於被“美國夢”牽引着來到美國的移民，這些問題有時更難解。有研究發現，移民二代長大後不僅大多收入高於父母，致富的可能性也相當於同齡本土美國人的近兩倍，這一結果對所有族裔的移民都適用，在本土出生的美國人擔心一代不如一代時，移民後代仍然在向上攀爬。這意味着華人在子女未來的“錢”途也許無需太過擔心，不過，取消標準化考試風潮、疫情期間治安惡化和反亞裔歧視攻擊興起仍然讓他們神經緊繃。這時候大量無證移民從南方入境，更加深了華人對“美國夢”的焦慮。

時報今年 2 月的一篇報道中，得州一位墨西哥移民子女參選人說，政府政策爲無證客提供的關注和幫助讓很多合法移民不滿，她反復聽到他們的同一個問題：“那我們呢？”這個疑問在華人中也很常見。

自上世紀 30 年代以來，很多學者、作家爲美國夢下的不同定義中，大都包含“每個人”這個詞，意即這是普羅大眾都有權利追求的夢想。但當社會愈加分裂，人人各自爲營，變得互不相容、有我没你，“美國夢”的褪色也就成爲了必然吧。

你心中的美國夢代表了什麼？你還相信它嗎？紐約時報中文網